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三辑】

孟宪彝日记（上）

孟宪彝 著 彭国忠 整理



凤凰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三辑】

张剑 徐雁平 彭国忠 主编

孟宪彝日记（上）

孟宪彝 著

彭国忠 整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宪彝日记 / 孟宪彝著 ; 彭国忠整理.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6.9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 第三辑)

ISBN 978-7-5506-2416-0

I. ①孟… II. ①孟… ②彭… III. ①日记—作品集—中国—清后期 IV. ①I2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88301号

- | | |
|---------|---|
| 书 名 | 孟宪彝日记 |
| 著 者 | 孟宪彝 著 彭国忠 整理 |
| 责 任 编 辑 | 汪允普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fhcbs.com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 排 |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 印 刷 |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苏州市吴中区南官渡路20号,邮编:215104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21.125 |
| 字 数 | 549千字 |
| 版 次 |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2416-0 |
| 定 价 | 88.00元(上、下册) |
-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2-68180638)

存史鑑今

袁行霈題



袁行霈先生题辞

「
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
知音，千載其一身！一之文心周旋在
知音」今讀新編稀見史料
刊，真有治學知音之感也。

傅璇琮謹書

二〇一二年

傅璇琮先生題辭

殫精竭慮旁搜遠紹
重新打造中華文史資
料庫

王水照
二〇一三年
一月

王水照先生題辭

宜素文照嚴王公陽樓吃牛肉

子明又得吃天和玉

初五日晴到德統府請見司

閣者留一名片言先桂歸侯傳

見訪之度一談不晚約舅義平

年其頃擬吃正陽樓

初六日晴訪方經新講遂張口

廣徵見溪竹到吉甫宅午飯

不晚仍立吉甫宅午飯

並日晴有雪點寫屏對下午

到東方飯店訪之再柳公晚畢

輔廷約以浣花友又到大中館

行訪閣廷瑞廣善昆自美來信

吉日晴寫對屏下午訪文蜀

理伏查奉天鎮安上將軍兼巡按使張錫鑾呈請省城
陸軍獲盜免經審判程序交由軍法課訊辦已奉

批令准如所擬辦理等因在案奉旨兩省情事相同擬請
嗣後凡駐省陸軍拿獲盜匪援照奉天呈准成案仍送
將軍行署軍法課審理俟結案後查照條例分別案情
錄報陸軍部及咨由巡按使轉飭高等審判廳備案以
期迅捷而免周折。等為盜盜嚴速審理便捷起見
一再會商意見相同理合具文呈請伏乞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总序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罗素《中国问题》）。她绵延不绝、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遭逢“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的中国近现代。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1998年6月17日，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前财政部长、前国防部长、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相反，

中华文明今天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怎样呈现,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人们还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坚信,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涅槃重生。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

不过,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罕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那么,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们编纂这套《中国近现代罕见史料丛刊》的初衷。

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 1840—1949 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罕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名中的“罕见”,只是相对而言。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真身虽仍“罕见”,化身却成为“可见”。但是,高昂的定价、难辨的字迹、未经标点的文

本,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或数字化的文献,或流传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因此,《丛刊》侧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裛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在我们看来,这些文献都可属于“稀见”。

书名中的“史料”,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我们的目的,是想以切实的工作,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通过一辑、二辑、三辑……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清人舒位诗云“名士十年无赖贼”(《金谷园故址》),我们警惕袖手空谈,傲慢指点江山;鲁迅先生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我们愿意埋头苦干,逐步趋近理想。我们没有奢望这套《丛刊》产生宏大的效果,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适当“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丛刊》的编纂,得到了诸多前辈、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题辞勛勉,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入“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重大规划项目,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这些,都增添了我们做好这套《丛刊》的信心。必须一提的是,《丛刊》原拟主编四人(张剑、张晖、徐雁平、彭国忠),每位主编负责一辑,周而复始,滚动发展,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年3月15日赍志而歿,令人抱恨终天,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

《丛刊》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鼓励必要的校释),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2013年4月15日

整理前言

孟宪彝(1863—1924),字秉初。顺天永清(今属河北廊坊)人。关于孟宪彝的生年,向有 1864、1866 之说,皆不实。考日记民国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为彝五十一岁生日。”前推五十一年,为同治二年(1863)。民国四年四月五日:“彝值五十三岁生日,向母亲大人叩头。将军及军政均来道贺。以时局艰难,先时谢客,竟辱诸君惠临,留吃早面。下晚,稍备酒食,非敢云宴客,聊为欢聚也。”民国五年三月二十四:“本日为彝五十四岁生日。设香案遥为母亲大人叩头,一堂欢聚,殊为快事。”民国十一年(1922)一月二十八日:“彝则今年六十岁矣。修名不立,老大增惭,特是儿女满堂,虽无富产,聊可饱暖自娱,亦属可为喜悦之事。”亦可证其生年确为同治二年(1863)。其生日,日记历年所载,皆为阴历二月二十一日,如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本日,为彝生辰。设桃面为母亲大人叩头。家中想当欢会一日。此间署中无人知为我生日者。”民国十二年四月六日阴历二月二十一日:“五时回寓,亲友来者甚多。彝本日诞辰,故来相贺,初不敢当也。”

孟宪彝的仕宦经历,可以用其五十二岁时,被任命为巡按使,自己撰写以供呈报的履历概括之:

清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科优贡知县。

二十一年(1895),投效奉天,因获盗出力,保俟得缺后在任,以同知直隶州升用。

二十三年(1897),以知县留奉补用。嗣经中式丁酉科举人。

二十四年(1898),到省。

二十五年(1899),一年期满甄别。

二十六年(1900)六月,檄委署理奉天铁岭县知县,十二月交卸回省。

二十七年(1901),丁父忧,回籍守制,服满照例起复,回省候补。

三十年(1904)十一月,试署开原县知县。

三十一年(1905)六月,檄委代理锦县知县,九月调署承德县知县。

三十二年(1906)四月,调署西安县知县。五月,因剿灭巨匪出力,案内保准,开缺免补,同直隶州以知府仍留原省补用。

三十三年(1907)四月,在辽西防军,获盗出力,案内保准,俟补缺后,以道员用。是月委署海龙府知府。

三十四年(1908)九月,调署吉林长春府知府。

宣统元年(1909)五月,调署双城府知府。六月,补授黑龙江呼兰府知府。

(宣统)二年(1910)正月,调署奉天府知府。七月,甄别属员,保准嘉奖。八月,调补奉天府知府。十二月,升署吉林西南路兵备道。

(宣统)三年(1911)六月,在办理防疫出力,案内保准嘉奖。

民国二年(1913)一月二十六日,奉大总统令,任命孟宪彝署吉林西南路观察使。嗣因造获党匪,案内先后蒙给予三等嘉禾章,并五等文虎章。

(民国)三年(1914)五月,改任吉林吉长道道尹。七月十五日,奉大总统策令,任命孟宪彝署理吉林巡按使,此令。七月二十二日,交卸吉长道道尹篆务。八月一日,接署吉林巡按使任。

民国四年(1915)八月孟宪彝被弹劾卸职,五年(1916)元月十日命令“褫职夺官,非六年不得开复”,八月开始办理家乡永清水灾赈,民国六年(1917)五月为省候补参议员,经曹督军、孟督军、李督军呈请为之销去处分、量予起用;九月奉大总统令,特派督办永定河河工事宜。民国八年(1919),入政治组织安福俱乐部。民国十年(1921)九月,获大总统授予一等士绶嘉章。民国十三年(1924)病逝于天津,享年六十二岁。

《孟宪彝日记》记载了宣统二年(1910)至民国十二年(1923)间,其任职、罢职、办理河工赈济、经营煤矿铁路等实业情形,以及十数年间中国社会、家庭、人民精神面貌所经历的种种变化。可以说,《孟宪彝日记》较全面地反映了清末民初这十余年间,这段中国历史上最为风云变幻、波谲云诡的历史时期,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医学、社会各方面的镜像。

政治方面,诸如清帝逊位、袁世凯任总统、张勋复辟、南北议和、五四运动时各地学潮,孙文、黄兴革命,北洋政府等等,在日记中,如走马灯似的演绎着中华近现代的纷乱、混乱和革新、进步。而多省督军驱逐省长而自代,如同军队中的师长驱逐督军而自代一样,是那个特定时代的烙印。清廷振贝勒出访受辱于英人,被视为三等弱国,刺痛的不只是一个贝勒。还有安福俱乐部的集会、活动,参众议院开会多因议员不到场达不到法定人数而罢,反映出议会制在中国的存在状态。如关于张勋复辟,民国六年七月一日载:“早九时,由家起身,午后二时到郎坊。四时,搭车入都。下车,见街市龙旗飘扬,甚为骇怪。问之车夫,云宣统又作皇上。当即到寓,觅报纸一看,多系张勋伪造之上谕,为之心悸不止。草草一饭,即到树村处,乃知树村因病痊愈,急拟旋吉,昨日到总统处禀辞;又晤两总长谈之,时间甚长,未免疲倦,旧疾复作。为之焦急者久之。”二日的相关事件是:树村将军“又受宣统上谕为吉林巡抚,真有进退不得之势”。三日全文为:“早,快车回津。津市上亦挂龙旗。朱家宝已授民政部尚书,其归心帝制

也可知矣。”四、五、六无，七日为：“王枢辰自清来，言乘车到故城，闻官军派车逐返，由水路来津。姚莢村来访，谈永固设银行事。下午，庆徵儿自北京归来，北京已两日不通车。言车上插英人旗帜；车到丰台，正值两军开战，客人多下车避之，迨车行时，妇女有不及上车者。凄惨情形不能名状。车后不远，由飞艇上抛下一炸弹。真无人道主义者。车上一日人，腿上受弹伤。此行诚危险也。徵儿之来，洵可喜也。”八日相关事件为：“又致亦云信，问树村督军可以微服出都否。午后，上南京冯大总统电，贺依法即任之喜。”其实是冯国璋代替黎元洪为临时大总统。九日无，十日全文为：“辅廷、柳丞来访。绣章来访。敬宜自京来访，言张勋经英法两公使调停，令其兵队解除武装，乃忽变卦，令兵队在永定门内开挖战壕，不惟民国所不容，亦外交团之公敌等语。张镇芳、雷震春，助逆者也。前日，亦获之于丰台车站，冯德麟获于津站。溯自张勋来津之初，警岗清道，气焰不可一世，今几何时，一败涂地！倡乱之雷、张两伪尚书，亦身名俱裂，为天下笑。冯德麟无逆迹，当释出矣。下晚，约伯玉、豁然、药生、申甫便饭。”见当时人对帝制、对张勋复辟的态度。十一日无，十二日日记全文为：“早起。访敬宜，同吃牛肉馆。到车站，知早间所开之车只到丰台永定门。两军已开战。又闻铁路局云：张勋兵已投降，张勋已入英使馆。果尔，北京三五日内可平定也。闻孟树村督[军]已于昨晚回吉。写寄一信，附入二弟信内转交。下晚，伯玉约吃便饭。”中国现代史上很重要的一段插曲，就这样草草告罄，其于百姓日常生活之影响，亦不过“骇怪”、“心悸”、“凄惨”、“无人道”，附从张勋者被称为“公敌”、“助逆”、“倡乱”、“伪”、“身败名裂”等，整个复辟过程如同一场闹剧，而百姓（孟宪彝当时已经赋闲）则是为朋友（树村将军）焦急，为儿子平安归来喜，照常约朋友便饭，复辟只成为百姓宴会相聚时的谈资而已。

军事上，辛亥革命爆发时东三省的助清，蒙旗的叛乱，俄罗斯、日本对中国的虎视眈眈，列强对中国的干涉、瓜分，直奉之战、南北之